

# 橫斷中央山脈的旅情

伍元和

一切答案似乎都隱藏在那雲霧之中的斷崖古道之上。不用懷疑，這只不過是遺留在台灣深山裡面，為數龐大的軍事道路系統中的一條罷了！

遠在十八世紀，中國的滿清皇朝為了打通臺灣東西兩部的交通，就從前山開鑿了『中路』，穿越過重重險境，翻越中央山脈而抵達後山的太平洋海濱。繼而大日本帝國為了控制布農族，取法清朝的道路途徑為殷鑑，再開鑿了新的軍事道路系統『八通關越警備道路』。

橫跨了近132年，過去由這兩個東方文明古國同時涉入的台灣最核心地帶，以及環繞在東亞第一高峰『玉山』而開闢的古道，究竟其中包藏有什麼樣的故事？

八通關古道是清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，清廷在臺灣北中南開闢的三條連接東、西部的道路之一。最初並沒有特定專名，即稱「中路」；戰後，俗稱「八通關古道」，有別於日治時期修築的「八通關越警備道路」。

有關清代吳光亮所開闢的中路，由於罕見文獻記載，以及地名沿革更替混淆，再加原住民歷朝歷代反抗與破壞，少加利用，至今此路的荒蕪程度更甚！

據說「八同關」的名稱，曾是布農族和鄒族心目中的聖山，也是日本人心中無比崇敬的「新高山」，更是東亞第一高峰

『玉山』，這條路徑便因它而榮耀。

其實遠在日本人來台灣之前，玉山就是布農族和鄒族的聖山了。玉山山脈由主峰分別放射出北、西、東、南四條稜脈，是由標高都在3700米以上的高峰所圍繞而成的高山群峰世界。它的地質景觀、森林、動物、植物、鳥類等生態資源傲世群倫。

二次大戰初期，日軍偷襲美國的珍珠港，日軍即是以『登上新高山』這五個字當做暗號，代表進入本土保衛戰的階段。如今日本帝國已經消失，而二次大戰也已經遠離。唯有台灣的玉山，仍舊靜靜地見證著這段殘酷的歷史！

## 橫斷中央山脈

1990年2月3日，我初次上到八通關，當時山屋完整，可睡16人。傍晚時，又有數隊紮營，並得知中正理工學院有一隊員在秀姑巒山失蹤，整個營地為之喧嘩不安。

次日我們在八通關草原信步徜徉，布農族稱為BABAH RASON，義為河流，指旁側的荖濃溪小支流而言。不難想像，此地曾有早期的旅人睡過。我們想到所有在此熟睡的人們頭腦裏出現過的夢想；夢到開路兵工顫抖的雙手或者漢人移民潮由西往東，夢到第一個橫越中央山脈或者登頂

## ● 八通關草原



玉山的日本人。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寸土壤都是極富戲劇性的舞臺。佇立在那裡，鳥鳴，風吹，清新的水氣撲面，好像浪花在沙灘一湧一退。

如今，我在同一條路線上已橫斷數次，將近15年的光陰一佔據生命中的黃金歲月—投入博物學家般的夢想裏，這夢想是觀察道路沿途的人、地與事物全貌的大計畫。因此，不論今後我實際踏上的道路是清官路或日領路，我的路線都是筆直向東的，直抵太平洋。

### 東埔

現在請設想你和我一起站在東埔的街頭。我們熟悉的是溫泉區，或破碎、或完美的塑膠管線從郡大山某支流將泉源引入，街道上時時還可聽見卡拉OK的高分

貝。

街道盡頭，瞥見聳峙的東霧橋墩隱沒在溪谷旁，在我們看來，這已經是某類象徵和傳奇的特質。折回來轉向東埔一鄰，我們穿過隧道，走入村落，循著「蕃茄小徑」走。以前這裡是東埔營盤址，清朝修路官兵的休憩處所。我們輕易地拾到青花磁殘片，發覺自己像是掉入陌生的時空中。清代軍營以不完整的夯土牆訴說著歷史。更古老的夾砂陶片和石器也混在其中，就遺址觀點言，西面的沙里仙茶廠與此地應有某種時間、空間的關聯性。

### 八通關

地圖上的地名常引起聯想諸如璞石閣、雷風洞、大崙溪底、雙峰仵和八同關——都變成了明確的影像，使我想起了兩

個消失的影像。

第一個影像是關於一段演講文字，1896年長野義虎中尉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通信部，以〈番地探險譚〉為題，報告沿途所見，云：「番人自幼便以砍樹伐木為快，例如八通關之堂皇關門，今已一木無存；又見分水嶺上之華表滿身刀痕，被削過半，然則五、六年後，恐便一物不存也。」

第二個影像聯想到我以前翻閱的一本書，台灣慣習紀事，第五卷第一號（明治38年）：「新高山之北翼為八通關，即同治十三年初開由臺西通往臺東橫斷山路之中心點，並雕過化存神四大字於其頂上，高七尺，寬三尺，此不但為山地之偉觀，且係當時照耀黑暗臺灣燈塔之一也。」

## 大水窟

1921年在八通關越道路完工時，日本人在大水窟西側的路旁，建造六角涼亭供行旅休憩。1970年代台灣省林務局在水池南方興建登山組合小屋。轉向東方，斜坡上殘留著清代營盤的夯土牆基。轉向北邊，水鹿群趁著夜色在高山箭竹草原打滾嬉戲。冬季的冰雪、春夏之交的雨幕灌滿了溝渠，潑成了泥潭；無疑地，雨給那一連串的小沼澤添上了水分，也讓這許多小沼澤成為眾多野生動物的樂園。

## 托馬斯

很久以前「托馬斯」叫做「熊出沒的地方」。幾次紮營，我們看到幾隻熊？一隻也無。但週圍住著多少頭？沒有人知道。牠們不斷的來去，出現了又消失不

● 大水窟



見。被擾亂、打斷或撕咬的花果枝葉留在地面；類似小狗的狺狺聲從深山傳出；百年來這種動物角色互換，牠們開始避開人類，躲入密林，追逐者變成了被追逐者。

## 大分

現在大分是個安靜、遙遠的黑熊研究調查站，到那裡去遊玩的，主要是為了感受它的歷史氛圍和河階的美麗景色。在國內大多數地方，日式紀念碑通常都受到破壞，或是小心翼翼地用水泥塗面去隱藏。人們儘可能忽視它們。他們竭心盡力引開對它們的注意。在這裡並不如此。我們看到「殉職者之碑」立在「大分玄關」的地點，「殉難諸士之碑」或「納靈之碑」在大分小學校平臺下方桂竹林中。就和沿路的「XX戰死之地」一般，不單不隱藏、不忽視、不受壞批評，還廣事宣揚。

## 華巴諾

在大分度過一晚之後，我們又走過大分吊橋，順著華巴諾支線前進。2隻山羊受到驚嚇，爭先恐後地逃離溪谷；過了不一會兒，猴子的骨骸在左方出現，說明這是保持原始狀態的山林。

「高谷米吉戰死之碑」過後不遠，就是松林下的華巴諾遺構。砲庫內躺著相當重要的文物，帝俄製的三吋速射砲。不啻為帝國主義和蕃地制壓政策劃上了等號。有人因看到砲管感動得流下眼淚，有人卻只想知道砲號（後來砲號解謎，號碼共分上下兩排，上排應為年代1582-1903，下排為砲號nFTEP6YPFb）。在此我要提出忠告：對感性的旅人，對理性的博物學家，記錄當下觀察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馬斯博爾駐在所，還有一件事值得

● 馬斯博爾駐在所石板棺遺跡



一記。有一具石板棺，安靜地出現在高密芒草間。平台上有巨大的雲杉生長，小溪流在此地已經接近源頭。當時我想些什麼？我曾經努力記住它。我想起許多東西。我內心知道石棺並不可怕，我躺在裡面當過比例尺。第二個收穫是棺中主人與我身材相近（約170公分）。

## 瓦拉米

以前瓦拉米或瓦拉鼻，都源自日語「蕨」的讀音。可見此地蕨類眾多。但布

● 瓦拉米步道沿途景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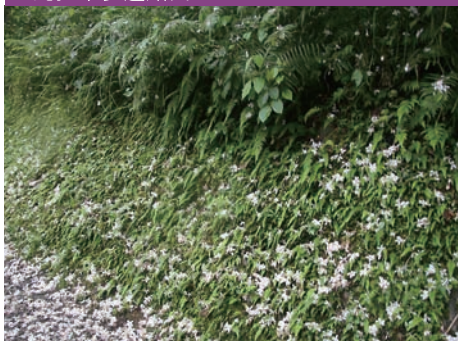
● 山風一號橋



農話卻是「maravi」，意思是大家一起跟著某人(頭目?)去做某件事(出草?)。古老的地名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真實性，也有著生動的描寫。

廿一世紀後，熱鬧的太陽能板山屋顯示出環境變化之劇烈。絕大多數來此的是都市人，從玉里下火車，從玉里上火車，走完大約一萬步的路程。為什麼想做這種遠足？天天讀不到報紙，看不到電視，你卻可洞悉地球依然轉動。好笑嗎？有時我很想在門口貼張「一晚或一週」的字樣，讓遊客看見並停下腳步。

● 瓦拉米步道路口



## 玉里

我的腳大部分時間都在走路，有時會站在原地不動；如今我重新回到玉里街，手上捧著書和一張舊照。八通關越道路起點標佚失了。表忠碑則座落在玉里神社山腳下，被一堆房舍圍住，但仍然維持住原貌，或許這才是最終，也最值得慰藉的。

車站前的璞石閣旅社裏，我重新翻出那本已經受潮磨損的《八二籽一四五米》來。八天的行程，步速不比蝸牛快，收穫卻最多，我不在乎走得多遠，不在乎走得多快；而是在乎能看多多少東西。它引導我尋出了目標。

● 舊照片中八通關越道路的起點標





## 參考文獻

梅澤怔

1919 《蕃地作業軌範》，花蓮：花蓮港廳

長野義虎，劉枝萬譯註

1954 〈蕃地探險譚〉，《南投文獻》叢輯（一），南投：南投縣文獻委員會

陳仲玉

1984 〈八通關古道調查報告〉，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》集刊第55本第4分（抽印本），中研院史語所

楊南郡

1987 《八通關古道西段調查研究報告》，玉管處

楊南郡

1988 《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》，玉管處

稻垣啟二

1996 《大分物語》，台東：台東廳立台東中學校校友會

長野義虎，楊南郡譯

2002 〈生蕃地探險談－長野義虎演講實錄〉，《台灣百年花火》，玉山社

毛利之俊，葉冰婷譯

2003 《東臺灣展望》，原民文化

林一宏

2005 《八二籽一四五米》，玉管處

◎本文作者為台北大學登山社指導老師。